

当代军旅励志长篇小说



ZHENGWEI

俞兆群 著

世界上什么因素能让普通人变得优秀，
让迷惘者看到曙光，让堕落者弃恶从善？
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传承的智慧，这种智慧能驱散你心中看不见的魔障，
并让所有的军人持续地爆发出无穷无尽、无坚不摧的力量。

这就是解放军建军八十多年来不断辉煌的制胜秘诀。

中国青年出版社

当代军旅励志长篇小说

政委

ZHENGWEI

俞兆群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委/俞兆群著. —2版.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006-7373-6

I.政... II.俞...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5714号

责任编辑:吴方泽 庄 伟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64034329 Email:shuixizhuzhuang@126.com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电话:(010) 64017809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7印张 300千字

2009年1月北京第2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25.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35821

目 录

报到途中	1	自甘颓废	147
下放连队	9	败局起点	159
海山遇险	16	诱惑面前	169
迷茫时刻	26	意外教训	178
铁基山上	37	谍影幢幢	188
四顾茅庐	47	政委胸怀	194
军中斗智	61	威力绝杀	203
面对考验	69	双枪毙敌	212
真假海山	77	高手收官	225
分手时刻	86	儿女情深	231
指挥发射	96	剑指台独	241
巧破难题	105	股市“政委”	250
浪漫瀑布	119	二十一世纪前夜	258
政委点将	128		
突发灵感	139	后 记	267

报到途中

2003年盛夏,老九连前的山坡上,钟鹏程中将与刚晋升少将的李海山踏着二十年前一起走过的山路向高处走去,俩人新式军服肩上的六颗将星在纯净的阳光下异常夺目。前者解放初期1955年从地方考入军校,后者是1979年从地方考入军校,前后差二十四年。

钟鹏程忽然饶有兴趣地问道:“海山,我一直想问你,二十年前你在火车上和我的老领导封老将军究竟在较什么劲啊?”

1983年盛夏,军人集中的列车硬座车厢内,两位老军人靠窗面对面坐着。

坐在长条座位边上的中年军人苦苦劝着:“刘政委,首长!还是去软卧吧,首长,这、这、这太……”列车长站在一边手足无措。

裴秘书拉住中年军人小声劝道:“秦主任,首长就这个习惯,最恨浪费,你别劝了,反正时间不算很长。”

秦主任道:“裴秘书,这……唉!我的工作没做好!”

正在看着窗外的刘政委转过脸来。一脸皱纹的黑脸膛严肃中透着和蔼。

“小秦主任,就这样挺好。谢谢你了!你回去吧!”

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穿着军裤、提着一个带轮的大红旅行箱,噌噌走到他们跟前,立定,看一眼座位,对秦主任毫不客气又彬彬有礼地说道:“对不起!这是我的位置。”

秦主任很不耐烦地盯了他一眼,不情愿地站起来。

“就这样,你回吧!”另一个老军人伸出手来。

秦主任无奈地握住老军人的手:“封副政委!我的工作没做好!”说完极歉意地退着离开,一直退到车门口。

小伙子斜了封副政委一眼。政委?哼!他心里嘀咕了一句。

刷!嚓嚓!两个刚性极强的动作后,小伙子的箱子盖刚拉到九十度,毛巾牙

刷已经从箱子里到了他的手中,箱盖毫无停顿掉头落下,那一瞬间封副政委已经看见里面有一件军装,而且,上衣口袋盖没扣眼,是干部服。封副政委注意地看了小伙子一眼。嘭!刷!嘭!箱子已经准确而又稳稳地落在行李架上,动作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刘政委露出欣赏的眼神,也开始注意打量他。

小伙子叫李海山,正赶往战略导弹部队红箭基地报到。

刚从军校毕业的李海山头发比其他军人长,比地方青年短,随身的大红旅行箱非常招眼,和其他朴素的军人比起来时髦多了。这节车厢都是从军人售票处买的票,不少军人都在打量他,猜测他的身份。

这么小就穿干部服,还这么时髦,“你是文艺兵?”封正飙猜测,不太像,文艺兵很少有军事素质这么棒的人。

“什么文艺兵!?不是。”李海山爱答不理。

“那你哪个部队的?”刘政委问。

“我,刚毕业,去部队报到。”不耐烦的声音,李海山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刘政委和封副政委一愣,对视了一下。

“学了几年?”

“四年。”

“你是1979年高考时,军校‘文革’后从地方招收的第一批?”封副政委毫不迟疑地判断。

李海山这才转头看了他一眼:“是,你怎么知道?”

封副政委乐了:“到底怎么样啊?”他有点不屑。

“什么怎么样?”

“我出道题你做做?”封副政委说,裴秘书闻言立即递上纸和笔。

李海山接过题目瞟了一眼,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的笑,他动作极快地在这道题的下面写了一行递回去。

刘政委即刘小星,刚退居二线,战略导弹部队顾问委员会委员,封副政委即封正飙,时任战略导弹部队副政委,都是大军区副职,李海山刚被宣布享受正排级待遇。

封正飙看着李海山写的“答案”愣住了,几位军官凑了过去,没人懂,纸上从没见过符号让他们说不出话来。

刘小星拿过答案看了看,不解地问:“你这是什么答案?”

李海山不屑地说:“两个答案差不多。”

裴秘书刚拿到中专文凭,他从外围伸手拿过去算了一会儿,还好算出来了,算完他意识到首长被这毛头小伙子着实戏弄了。

裴秘书压住怒气说：“首长您出的是中学方程题，他出的是大学微积分方程题，答案是你的一百倍。”

裴秘书瞪着李海山，一副指责他不知天高地厚的表情。可是，他想发火却又发不出来。这火车上毕竟是公共场所，虽然都是军人，可在这种偶然相遇的场合下谁知你是谁？

裴秘书敲了李海山脑袋一记：“你个毛小子，小聪明不少！敢这样对首长？”活该，政委？本事呢？亮出来呀！还敢考我，你考呀！有本事你再考！我先烤糊你再说！李海山对自己的杰作颇为得意，憋不住呵呵笑了起来。

封正飙愣住了，他就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微积分——他上大学时学的内容早淘汰给中学课程了。

上大学时，李海山偏哲学，朱景培爱运动，大学四年在一起不知设计过多少类似的惊喜和恶作剧。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硕士、博士研究生，社会上有几个人能考得倒李海山这样的本科生？

这一批军校毕业生堪称时代幸运儿。

“文革”结束后的军队现代化建设首先从干部提拔机制开刀。李海山这一代人生逢其时，高中一毕业考入军校，军校一毕业就站在以前部队干部不知需要多少表现才能博取的位置上。没有一天战士经历的他已经是一名享受正排级待遇的军队干部，月工资六十四元。

在此之前，一名战士要想提拔干部那得经过多少锻炼和考验？裴秘书养了三年猪，连续立了两个三等功才提干，新兵蛋子这个称呼到现在还时不时地从其他当兵早的干部嘴里冒出来，对待首长他裴秘书更是毕恭毕敬。他哪能想象得到，李海山的脑子跟他已经不属于一个时代了。

李海山可没想到，刚刚被他烤糊了的正是他现在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的……战略导弹部队顶级首长。一个排职，一个大军区副职。

封正飙对李海山的大不敬并不在意，反倒乐了——火车坐久了，人就无聊，他随老首长刘小星跟军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作为部队政委，做人的工作更要有智慧，因此，有亮点的年轻人能够带给他们兴奋。刘小星和封正飙在这方面一旦兴奋起来，眼睛都会放光。李海山出其不意的反应，一下就吊起了两位老将军的胃口。

刘小星乐了，他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哈哈大笑地指着封正飙激励李海山：“好！回答得好！干得漂亮！灭灭这个老家伙的威风！”那高兴的样子就像李海山给他直接在万军丛中取了上将首级。

封正飙拿过答案，慢慢回过味也呵呵呵地笑起来，他对刘小星道：“你不是想

听真话吗？这是最厉害的真话。”说完，旁若无人地笑了。

他十二岁的孙女封姗姗拿过答案，眼里充满崇拜，她问李海山其中一个没见过的符号是什么意思。

“叫积分号，你上大学就知道了。”李海山和蔼耐心地回答。

封正飙笑完，再次看了看他根本就看不懂的答案，与其说他在看还不如说是欣赏，他自我解嘲道：“怎么大学的东西都变成中学内容了？当年我上大学时，数学最好。小伙子，很厉害嘛！”他感叹起来，“要是我们的干部都会做这样的题，那就厉害了。到国外考察的人回来告诉我，外国的军事装备越来越高级，人家的部队不要说军官，连士兵都是大学生，我们现在的差距太大了。这样下去用不了十年，我们的部队就大不一样。”

刘小星余兴未尽，打趣李海山：“这个机灵鬼，这样回答问题，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太聪明了！啊！你们看啊，他知道答案，还想告诉我们他的水平更高，这个办法妙！很有头脑，将来到部队干工作就要这样，要高明，还要巧妙，不能打笨仗。这小子，有点像小钟，我就喜欢这样的。喂！你是我们这里文化最高的干部，我看呢，就简称‘高干’吧！”

首长高兴了，裴秘书立即从刘小星身边站起来，一把拉过李海山坐下：“来！让‘高干’坐首长旁边。”

一阵哄笑，李海山不好意思起来。

封正飙将一个大苹果递给李海山：“吃！奖你的！记住，将来你干的事情也要比我们这些老家伙强一百倍、一千倍才行。”封正飙的语气充满肯定，饱含期望，很自然地透出一种大将气势和风度来。然而，这句话多少也有点你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的意思，李海山岂能听不出来，只是封正飙说的这个意思全部包藏在一个恭维的语境中，让人不得不佩服这种表达能力。

李海山有些发窘，为掩饰窘态，他干脆大大方方地接过苹果，削皮，切两块，把一大半递给封姗姗：“这是爷爷奖我的，我俩一人一半。”

封姗姗看看他，又看看苹果，说：“这不是一半，我要小的。”

“为什么？”李海山故意问她。

“你个子大嘛。”封姗姗歪着头回答。

李海山笑了：“可你是小朋友啊。”

封姗姗顺着他的话应道：“对啊，小朋友肚子小嘛。”

李海山懵了一下，他被这个简单的逻辑困住了。他张张嘴，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应对封姗姗。裴秘书有点幸灾乐祸，笑话李海山虽然聪明却不是一个小孩子的对手。

封姗姗一把拿过李海山右手上的一小半苹果，把大半个苹果推到李海山嘴边，反驳裴秘书：“你说什么呀，我怎么会是他的对手，他的答案那么好，爷爷都喜欢，我更喜欢，所以给他大的，是不是？大哥哥。”她一下跟李海山建立了统一战线，好感决定一切。

大家一听，全都乐了。

李海山抓起水瓶去打开水。

刘小星看着李海山的背影道：“从这个小伙子身上能看到，部队干部队伍很快就有质的转变。好啊！”

封正飙却说道：“不过，这样的小聪明多了是要摔跟头的。”

“没关系，摔不了几年就好了。但是，今后部队的政治工作难度要大很多。以前的干部，出身简单，经历过艰苦生活锻炼，单纯一点。这是小钟他们这代人的任务了，我还没告诉你，小钟要到我们的老部队去当副政委了。”

前方就是杭州。

封正飙忽然对李海山正色道：“小伙子！你为什么选择上军校？”

李海山脱口答道：“部队战争年代出了多少英雄？！现在光不怕牺牲不行了，上军校就像……就像人家拿着步枪而我扛着大炮！”

这句话让炮兵出身的刘小星和封正飙受用极了。

封正飙却对李海山道：“说得好，我看你已经扛到了这个时代的大炮。不过，你还不了解部队情况吧？”李海山点了点头。封正飙的语气平和却非常有力量，“不是你有了这个时代的大炮你就一定能当英雄，学生干部到了部队，最让基层干部战士反感的就是清高。部队工农出身的干部知识不如你，但是有智慧。你要是看不起他们，那你就没有群众支持，就到处碰壁。既有知识又有智慧还有胆魄的人，才称得上英才。明白吗？”

李海山离校之前接受过毕业教育，但那时的李海山很不以为然，他刚刚戏弄了封正飙，这会儿封正飙的话不知怎么回事让他特别入脑入心。

刘小星注意到，李海山眼里露出了服气和虔诚的目光，他拍了拍李海山的肩膀：“行！小伙子，开窍了！你好好干，将来一定能立功当英雄！”

列车进站了，刘小星情绪特别好，他哈哈笑着又摸摸李海山的脑袋，走下列车。李海山忽然想起还不知道对方名字，可他们已经走远了。已经走到远处的封姗姗忽然转回头，朝趴在窗子上的李海山喊道：“我长大了来找你！”这声音淹没在嘈杂的站台人声中。

李海山大喊着问：“什么？”

封姗姗也没听见，她粲然一笑，转身跟爷爷上了停在站台上的军牌轿车。

听完李海山的回忆，钟鹏程禁不住笑了。

老九连驻地的后山仿佛一道天界与凡界的隔离带，上部的岩石高台从下面拱起的山坡上拔地而起近千米，巍然屹立的绝壁表现出的那种立于天地之间的大气、霸气，让人叹为观止。他们在二十年前坐过的大青石上坐下，从这个位置看过去，大山勉强收入眼底。

军事地图上，这座山叫铁基山。老乡们叫它铁座子山，山体下半部分高坡看起来像个结结实实的底座。

钟鹏程仰望着铁基山自语道：“战争年代的前辈铸起了我们解放军的钢铁基础，军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崛起，没有这个基础，军队今天的现代化、正规化就无从谈起，解放军强大的战斗力更不可想象。人生不也是如此吗？”

他突然发问：“要是朱景培当初分配到红箭基地的时候跟你调个个，你留在基地机关，朱景培到九连，那会怎么样？”

李海山默然，是啊，朱景培能成为今天的李海山吗？

一阵山风扑面吹来，二十年前的朱景培帅气、聪明、威猛，另一个学员，也分在红箭基地工作的孔见真则随和、安然、优柔。

朱景培途中也有一段以智取胜的故事，其中还有救美的成分。

朱景培理着平头，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身材如同运动员，他在足球场上的反应速度快得出奇。朱景培散漫、好玩的名气和他学习成绩的名气一样大，任何一门功课一考试，他准是名列前茅，可平时上课，他十有八九在打瞌睡。

列车经过武汉，一对姐弟上车坐在朱景培对面，姐姐罗湘清秀文雅，弟弟罗南稚气未脱。周围旅客的眼神把他吸引到一群人身上，那些人围在过道上正在赌博。

一个头发蓬乱的小伙子伸手把三张牌摊开，其中一张 K，两张 A，他把牌面朝下，要大家盯住 K 的位置，然后开始不停地移动顺序，谁盯得慢就弄不清 K 的位置。只要注意看，多数人都觉得能判断出来。

排好纸牌，他扫了周围旅客一眼，油头滑脑地吆喝起来：“押钱了！押钱了！一块两块不算少，十块二十块不算多，谁想押就押了啊！押对 K 押多少钱赢多少钱！押不上 K 那是有多少钱输多少！哎！玩的是眼力，玩的是胆量啊！不押白不押！不赢白不赢啊！”

旅客由好奇而围观，由一次两次小赢开始大把押注。一些人赢了钱，更多的

人坐不住了，看来 K 的位置很容易判断。于是，人们纷纷开始往自己看准的 K 上押钱，钱数也越押越大，设局的人似乎不赚反赔。

朱景培坐在外围冷眼看了会儿，冷笑一声：“一群傻瓜！”

坐在朱景培和孔见真旁边的罗南偷偷溜过去赌起来，等到罗湘发现，罗南已经把罗湘藏在他内衣里的三十块钱输光，罗湘气得七窍生烟，那是后一段路费，因为怕小偷，罗湘藏在罗南身上的。

罗湘无奈的愤怒和罗南充满自责与歉意的无助让朱景培看不下去了。

他一把拉过罗南，递过十块钱：“别怕！我帮你赢回来。”

姐弟俩一怔，罗湘喜忧参半：“你怎么赢啊？”

孔见真也觉得玄，还担心：“你行吗你？别招惹这些人，别搞出什么麻烦来。”

这个提醒并非多余，军人跟这样的盲流打交道，弄不好就麻烦，这些人你不好界定他们是什么坏人，所以，孔见真的逻辑很现实，惹不起就躲远点。朱景培一向侠肝义胆，根本不管这些，更不把几个小盲流放在眼里。

朱景培撇了撇嘴：“放心吧。”他把十块钱塞给罗南压低声音，“这钱你拿着，我让你押哪张你就押哪张，输了算我的，我不怪你，赢了是你的。”

罗南接过钱重回赌局，按朱景培指挥两局拿回四十块。

站在外围的一个小伙子马上示意收摊，设局的嚷着：“我输惨了，不玩了！不玩了！”一帮人向另一个车厢走去。

朱景培一脸坏笑，带着罗南回到座位上，留下一张十元，不无得意地把另外三十元弹了弹递给罗湘：“怎么样？这不又回来了？”

罗湘吃惊地问：“你怎么知道哪一张牌是对的？”

朱景培笑着揭开谜底：“那个牌的位置根本不用管它，那是魔术。秘诀是，他们当中好几个是一伙的，你要搞清楚他们这一伙是哪几个人，算一下他们主要押哪一张，跟他们押在一起就行了，跟着庄家就不会输。道理很简单，他们自己之间的输赢无所谓，关键要赢我们旅客。你们注意到没？刚才走掉的全是赢钱的，周围的旅客多数都输钱了。”

孔见真叹道：“你小子真太聪明了！”

朱景培得意地笑了：“雕虫小技！”

罗湘还是不好意思要这三十元钱：“那这钱也是你赢的，应该归你才对！”

朱景培潇洒地一推：“要不是你弟弟输了你们回家的路费，我才懒得理他们！”

罗湘充满感激，捅了罗南一下，罗南腼腆地站起来欲谢，朱景培拉住他：“别别！不用谢！不过，以后你可要记住这个教训了。”

罗南和朱景培攀谈起来，罗南告诉朱景培自己正在读高一，姐姐是中南师范

大学大二学生。朱景培的自我介绍让罗湘心中怦然一动,在长沙下车时,罗湘红着脸悄悄往朱景培手心塞进一张纸条,那纸条上写着她的姓名地址。朱景培的脸噌地一下红起来,他攥紧纸条,悄悄揣进裤兜。

罗湘瞥见,会心地微笑着,快乐地拉着弟弟一路走去。

当年的毕业合影给很多同学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从操场边的教学楼顶看下去,是一幅巨大的天安门图案,中间镶嵌着一个座钟的时间指向八点三十分,东边的太阳冉冉升起,图案上方有行字:“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随着周围七八盏闪光灯一闪,李海山、朱景培突然从座钟时针位置站起来,憋足了劲大吼道:“同学们!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的,希——望!就寄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毕——业——啦!”组成座钟和文字的元件——一百零八名同学都蹦了起来,全场欢呼。

“这一百单八将,放到部队还不是一群老虎啊?”校政委站在座钟最中间哈哈大笑。这批军校毕业生绝大多数 1962 年出生,属虎。

下放连队

火箭基地驻扎在大山深处。

基地干部处长参加过抗美援朝，与李海山是两代人。在这个基地里，他的资格很多师级干部都望尘莫及。翻翻李海山的档案，他觉得憋气，老子当了七八年兵才干排长，在朝鲜战场挨了三枪，现在都五十五六了才团级，你小子不满二十一，没当过一天兵就当干部了。

他突然皱了一下眉，手指敲着桌子，狐疑地问：“你这个学历怎么填的？本科？这算大专呢还是中专？”

李海山被处长不屑的态度和无知的问题弄得哭笑不得。他压住不满回答：“中专的学两年，大专三年，大学本科要学四年。这三个学历不是一回事情。”

干部处长嘴一歪：“学那么长时间有个屁用！行了，明天你动身到 605 支队报到。”他把材料甩给干事朱敬来，自己一甩手走了。

朱干事倒是热心，他很明白，谁知道这些毛头小伙子当中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人？开完介绍信，他热心地把报到单位位置和交通方式一一告诉李海山。

李海山打听起来：“那个 605 支队有原子弹、导弹没有？”

朱敬来被他的幼稚惹得扑哧笑起来，老大哥的心态油然而起，自豪地说：“我们是干什么的？当然有。不但有，605 支队的导弹、原子弹还是我们国家最先进的。另外，这个支队历史上是我们解放军第一个地地战略导弹营。”

李海山兴奋起来：“是吗？那导弹能……打多远？”

朱敬来放下手中的笔，牛气起来：“呵！打多远？告诉你，八千公里以内任何地方都能打到。有了这个家伙，谁敢对我们用原子弹，我们只要摁摁按钮就能把他的军事基地、重要战略目标从地球上抹掉！这可不是吹！小伙子，别急，你来得正是时候，有一种更新的导弹很快就要装备你们支队了，那种导弹能打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你将来一定能看到。”朱敬来办完了手续，“行了，去吧！下去好好干！我们战略导弹部队政治部宣传处长钟鹏程刚从北京调回你们支队当副政委，他是我的老大哥，算起来还是‘文革’前北京大学毕业的，人非常好。”

也许李海山当时没意识到,朱干事那句“人非常好”的感叹中,是带着他对钟鹏程非同寻常的敬仰之情。

605 支队机关距离基地所在的焦方市还有一百多公里山路,盘山公路忽上忽下,如果没人指点,生人很难想象到。一个不经意的山口转进去,里面豁然开阔起来,群山环抱中的一座座营房,清一色的绿门窗、灰屋顶、灰砖墙,真够神秘的,刚到战略导弹基地的李海山不无感叹。

李海山边看边想边拖着行李箱往机关里面走,一路上大家都在看他,都挺稀奇。

支队新任副政委钟鹏程和支队参谋长赵忠诚迎面走了过来。

钟鹏程中等身材,步态稳健,眉宇之间透出一种不寻常的定力。他在刘小星和封正飙手下工作多年,称得上是他们政治工作的关门弟子,由于年轻并拥有“文革”前北京大学本科学历,“文革”后得到两次破格提拔。

赵忠诚,典型的山东大汉,从小习武,身材彪悍。

钟鹏程直视着李海山站住了,脱口亲切地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

李海山故意用老成的声音回答:“啊!我是我们老李家的孩子!”

钟鹏程自语般道:“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姓李的老同志啊?”

李海山一本正经地说:“啊!再过三十年就有了,就是我啊!”钟鹏程这才反应了过来,忍不住笑了。

赵忠诚骂道:“这个调皮鬼!没大没小!刚分来的?”

“是,我去干部科报到。”

钟鹏程朝李海山左前方努努嘴:“你往那边走。”李海山“谢谢”还没说,钟鹏程和赵忠诚就急急忙忙地走了。钟鹏程边走边嘀咕道:“这小子不怕人。”他夸的是李海山的心理素质,部队基层干部战士见了高级领导大都有点紧张。

赵忠诚心里正压着一块石头,他边走边报告钟鹏程,来自北京的战略导弹部队总部工程检查组是针对工程营暴露的工程质量问题来的。钟鹏程心里不觉沉了一下,工程营承担的任务是专为“井冈山-4”型战略核导弹构筑导弹阵地的,这个工程出问题可不是小事情。然而,赵忠诚凝重地告诉他,工程营出的问题是导弹阵地坑道内筒和导流槽严重偏离设计标准,比较严重。

钟鹏程担心起来,工程营可是总部首长刘小星和封正飙抗战时期带出来的老功臣部队,工程质量问题不过是现象,他有直觉,弄不好工程营的干部问题才是根子,工程营营长左家根是钟鹏程老部下,这名干部工作能力很强,就是做事不踏实。

李海山这一路上遇到的刘小星、封正飙、钟鹏程三人，都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开拓者，他被分配的单位也是由中国第一个地地战略导弹营演变而来。而且，刘小星、封正飙、钟鹏程都是政委的角色，前两位更是战争年代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英雄。

直到二十年后，李海山才第一次从钟鹏程这里了解到，刘小星、封正飙和钟鹏程与这支部队的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

刘小星原名刘孝兴，刘小星这个名字是他十四岁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参加红军后，毛泽东亲自给他取的，其意为播种革命的小火星。

封正飙抗战初期参军，刘小星是封正飙所在的八路军炮兵连指导员。

1957年，中央以炮兵为基础抽出精兵强将组建战略导弹部队。于是，刘小星和封正飙又走到一起。钟鹏程当时正是炮兵学校应届毕业生学员，被专门挑选出来参加国防部研究院和炮兵共同组织的战略导弹专业培训，随后他被封正飙发现并点名带走，成为中国第一个地地战略导弹营最年轻的军官。

1966年7月1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成立，五十四岁时任炮兵学院政委的刘小星奉命担任战略导弹部队红箭基地政委。封正飙担任政委的地地战略导弹团归建到刘小星所在的红箭基地，番号为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红箭基地第605战略导弹团，封正飙政委将司令部优秀的参谋钟鹏程推向了政治工作岗位。1983年7月，刘小星退居二线，封正飙接任战略导弹部队副政委，这一年，中央军委破格提拔一批具有高学历的中层军官充实到高级领导层。钟鹏程从北京战略导弹部队政治部调回老部队，成为605导弹支队副师职副政委。

“我上任之前，封正飙便向我交底，军队政治工作当务之急是抓紧补上‘文革’造成的军队人才断层，可是，当时你们这一批大学生干部是从家门到校门，一离开大学就成为部队干部，你们和部队基层干部差别太大了，下面经常反映一些新分配大学生吃不得苦，过于看重专业，骄娇二气普遍存在，夸夸其谈、缺少实干的干部比比皆是。还有的脾气大得很，你就是一个。你跟那个刘副主任吵架的事你还记得吧？”钟鹏程对李海山说。

605导弹支队政治部刘副主任五十来岁，副团职务，胖乎乎的。

他双手背在身后来看望排级新干部，颇有高级领导下基层视察之势。

见到李海山和孔见真，他实实在在地从上到下快速扫了一遍，如同一个瓷器行家打量一件新出炉的茶壶。

“嗯，啊！”刘副主任清了清嗓子：“小李啊，正式分配工作之前，那个，按规定，

你必须先啊，下放连队，嗯，这个，去实习，啊！”

李海山没有把官大一级压死人这种潜规则放在眼里，他不卑不亢地解释：“我已经做过实习了。”

“做过了？在哪里做的？”刘副主任不解更不满，他不觉瞪大了眼睛。

“上海。”

刘副主任揶揄道：“哎呀！上海？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你那个，那个实习是干什么事情？啊？”他说着，厚嘴唇直撇。

李海山有点糊涂了：“做毕业论文啊，大学生实习还能干什么？”

刘副主任手一挥：“那叫什么实习？我们说的实习就是下到连队当一年战士，凡是你们这些从地方考进军校的都要下放。懂吗？啊？”刘副主任这一句话非常流畅。

李海山心里急了：“那怎么行？我学的专业一年不接触就荒废了……”

刘副主任根本不容他说完：“我说你啊，刚来啊怎么这么多毛病？嗯？啊，这个，这是我们支队的规定。”

李海山带着质问的口气解释：“主任你知道军校培养我这样一个大学生要花多少钱吗？”

刘副主任听着他的语气就开始有气，他白了白眼：“多少？”

“六万！还不算吃穿住。我好不容易学成了，你不让我干专业，下去一年时间专业还不丢光了？那不浪费吗？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这是什么代价？”李海山连珠炮似的一口气说完。

刘副主任更不满了：“嘿！嘿！宗科长，你听见没有？啊？培养一个这样的大学生要那么多钱！差不多是我现在四五十年的工资，值得吗？啊？就你学的这个专业，我们这里战士提拔起来的照样干，哪个用得着花这么多钱？什么了不起？你这大道理还不少。我说了，这个，这是我们支队的规定。你们这样的干部就是要下放！”

李海山对刘副主任反复使用的“下放”反感得憋了一肚子气，终于忍无可忍了：“什么下放？！跟‘文革’似的，这是土政策嘛！”

孔见真一直没敢吭声，听到这里他拉了拉李海山，提醒他不要冲动。可刘副主任还是听见了，他瞪大了眼睛：“你说什么？”

“我说这是你们搞的土政策！！什么叫下放？‘文革’才搞下放，你这里在搞什么？这明摆着就是歧视！”李海山脖子梗了起来，愤然推开了孔见真的手，孔见真尴尬地走到了一边。

刘副主任岔开他的指责，指着 he 威胁道：“你脾气不小，啊？刚来就这个样子，

毛病不少！你这新兵……”他见李海山怒目而视，把“蛋子”两个字吞了回去，“我看你就需要好好锻炼，一般地方还不行！”

这样的威胁对李海山起到了反作用。

“你少吓唬我！”李海山挺着胸逼视着他毫不示弱，“大不了把我放到最差的地方，还能怎么样？”宗科长暗示他不要赌气，可李海山根本不理他。

刘副主任压着怒气，回头对宗科长说：“那就把他，那个，啊，从一营换出来，改到工程营新成立的九连去。叫九连明天就来接他，那个、那个孔什么来的？哦，那孔？孔见真，还放在一营那儿。”说完，他一转身气呼呼地走了。

宗科长一口苏北口音，很遗憾地看着李海山，语重心长地劝道：“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去九连。你这个小脾气要好好改一改，这是军队，军人要知道服从命令，顶撞领导可不好。我还是你老乡呢，可不想看你在这个问题上吃亏。大学生干部下去锻炼一下，熟悉部队情况，没有什么坏处。我看你这个小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厉害！”

对刘副主任表现出的激烈反应，宗科长也有点不太舒服，小家伙毕竟是刚来的大学生干部，你跟他上下相差好几级，犯得着跟个小家伙一般见识吗？他回头看了看远去的刘副主任气呼呼的背影，没再说，走了。

隔壁的王琦和吕越东来自西北军事工业大学，房间之间不隔音，说话声音稍大些就能穿墙，何况大声争执。等刘副主任和宗科长走远了，他们立即过来交流。

王琦文质彬彬，白白净净的四方脸棱角分明，说话节奏很快却很清晰：“我叫王琦，他叫吕越东，我们是西北军工大的，你怎么那么大胆子，一来就把政治处的头得罪了？”说着他细眯着眼睛笑了。

李海山自我介绍道：“他老是说要让我们下放下放的，我反感透了，越听越火。哦，我们是解放军华东科技大的，我叫李海山，他是孔见真。你们什么专业？分哪里了？”

“我是火箭发动机专业，他是燃料化学专业。我要去导弹营实习，他要去工程营。”

吕越东一脸疙瘩，长相老气横秋，有点木讷，说话声音发软：“这几天，我在附近转转，心都凉掉了，我学的专业在这个地方怎么用啊？这儿的人特不讲理。你刚才跟他们说的话，真解气。”

孔见真却担心李海山刚来报到就得罪了政治部的头头，那以后怎么办？李海山满不在乎地挥挥手：“别理他什么主任不主任的，我又不是为他参的军，他这样的人注定要被时代淘汰，他自己却没有自知之明！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我就不信那个什么九连能比战争年代的部队苦！走走走！我们一块出去玩玩，越是遇到这